

五味文丛(1-10)

主编/江帆 杨冰

暗香疏影

ANXIANGSHUYING

桑骥鉴赞的小说集

哪一天，你工作得很累，生活的烦恼令你郁闷，而你的朋友们对你付出的认真、诚恳的生活态度根本不当一回事了，你不要发火，挤出那么一点时间，干脆到森林公园散散心，解解乏。

桑骥鉴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五味文丛(1-10)

主编/江帆 杨冰

暗香疏影

ANXIANGSHUYING

桑骥鉴赞的小说集

哪一天，你工作得很累，生活的烦恼令你郁闷，而你的朋友们对你付出的认真、诚恳的生活态度根本不当一回事了，你不要发火，挤出那么一点时间，干脆到森林公园散散心、解解乏。

桑骥鉴赞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香疏影/桑骥鉴赞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0. 12

(五味文丛·1-10/江帆, 杨冰主编)

ISBN 978-7-5059-6997-1

I. ①暗… II. ①桑…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111 号

书 名	五味文丛 (1-10)
主 编	江 帆 杨 冰
装帧设计	 鸿鹄志业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印制	杜景苇 郭 锋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58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997-1
定 价	3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言

他突然叫了起来

暗

前两年，桑骥鉴赞给我寄来印章——他在研究篆刻。我很好奇，一位藏族青年治印，在我记忆里，前无古人。而前两天，我听说他要出版一部小说集，我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他就是出乎意料。他告诉我，他的小说集叫《暗香疏影》。也是奇怪名字。我被桑骥鉴赞从大太阳底下带到暗处，我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他的枝繁叶茂。

香

总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合作，然后甘南，然后西部，然后世界。然后冷却：月亮。一定是新月出来了。我相信是新月了。前两天夜里，我正读到《尤利西斯》第249页，突然像0是结束催眠，接到桑骥鉴赞电话。问。答。同意。布卢姆先生呼吸加快而步伐放慢，走过了汉口路。

是汉口路吗？还是，汉中哦你好路？还是汉子路？汉子哦你好路。或许是汉字路。不，汉子路，当时的汉子路上有许多小酒馆，某座大学坐镇其中。

桑吉坚赞和我是校友。他学物理，我习中文。一天，他对我说：“这个物理，我越来越没有兴趣了，中文好玩，我来你们这里上课。”他果真出现在我身后。下午的《敦煌学》，我睡着了，听到他的声音：“老师，这个飞天啊，哈哈。”我趴在课桌上，想听听他怎么与护法老师交流的，“哈哈，这个飞天啊，老师。”我觉得桑吉坚赞掌握了飞天秘密。晚上在汉什么路——不会叫汉城路吧？喝酒，大伙儿的肩膀忽然仿佛啤酒冒泡：冒出了一对对翅膀。也有不对的。不对的成为诗人。不对诗人。诗人在这个世界，不对！

我朝纸片望望。纸片上写着“桑骥鉴赞”。我认识“桑骥鉴赞”的时候，他还叫“桑吉坚赞”。我的诗中出现过“桑吉”——二十多年前名叫《椅子组诗》的组诗里——我写了十几把五条椅腿的椅子，其中一把椅子的第五条椅腿就是“桑吉”。我们都是第五条椅腿，水乡之腿与高原之腿……亨利·米肖的“腿”麻绿。腿得很。

桑骥鉴赞中文之际，他的课堂好像在城里——他每天在城里转悠，知道每一条公交线，末班车，末班车，开往江边的末班车，他把身体带去，然后，神态踉踉跄跄地步行回来。他不恶作剧，他有时间表。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几点钟？他说：“三点。”过了一会儿，我们在水房附近遇见，我问他几点钟？他说：“三点。”过了一会儿，我们再次遇见，我问他几点钟？他说：“两点一刻。”从二十多年前算起，我就把桑骥鉴赞看作布卢姆先生，他是他自己的乔伊斯。有些人不需要写作，就是乔伊斯——乔伊斯是一种生活方式。

——轮回转世嘛，他说，是古代希腊人的说法。他们认

为，比方说吧，人可以变成动物或树木。譬如说，他们叫作仙女的。

她的茶匙停止了搅糖，眼睛盯着前方，缩起了鼻子吸气。

——有糊味，她说。你是不是在火上坐着什么？

——腰子！他突然叫了起来。

《尤利西斯》第101页，提到一个青年学生和一次野餐。

疏

是怎么一回事？小说，很难言说。我作为读者，这样想的。我读完一部小说，就像收藏（自己的）隐私。或者说收拾（自己的）隐私……小说的严肃之处是再一次公布（或者确认）隐私权。火候恰到好处。

读桑骥鉴赞的小说，我发现他有一种能力——现实对他而言从来就不是梦，但他却能梦游其间。正当我放松戒备，迷迷糊糊，听到他的声音。

“生活！”他突然叫了起来。桑骥鉴赞他突然叫了起来。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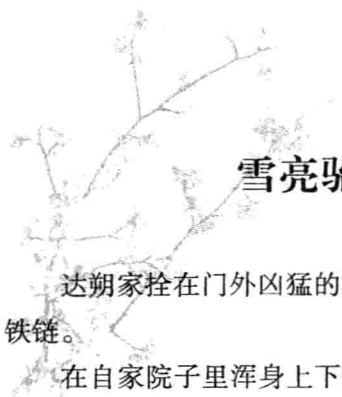
现实对我而言从来就是梦，但我却不能梦游其间。正当我放松戒备，迷迷糊糊，与桑骥鉴赞坐在荒凉的吸墨坡上，经过一群绵羊。停留一头绵羊，躺下，打开，冒出了一堆堆青草。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次，羊身上不出羊毛，光出青草——于是，有了诗歌。桑骥鉴赞的小说是一首诗，于是，更难言说。

2010-9-7，下午，车前子（目木楼），北京

序言 / 1

1. 雪亮骀荡的耳环 / 1
2. 虫草螺赢 / 10
3. 麦田陌路人 / 18
4. 皮匠更朶的月牙刀 / 29
5. 凌轹同人 / 43
6. 娇艳的花房 / 60
7. 哀愍瘋忧亦在守死 / 65
8. 釜底抽薪 / 72
9. 金和屋 / 78
10. 瓮城的地下工作者 / 86
11. 只愿和你在一起 / 93
12. 逃 逸 / 101
13. 张罗草原湿地 / 107
14. 魍 官 / 112
15. 相望最后一个人 / 144
16. 道 乏 / 153

17. 大 寒 / 158
18. 从命于一时的冲动 / 163
19. 角力角逐 / 166
20. 出 局 / 171
21. 喜 相 逢 / 176
22. 走过羚城 / 181
23. 正德与至善 / 187
24. 离 奇 / 191
25. 吃 醋 / 199
26. 一本真经 / 202
27. 泥土相拥的宝罐 / 207
28. 鸡 毒 / 212
29. 终身只能一次点滴 / 216
30. 今夜无眠佳人有约 / 218
31. 杏黄色的玫瑰梦 / 228



雪亮骀荡的耳环

达朔家拴在门外凶猛的大狗，抻面似的蹬扯着束缚自己的铁链。

在自家院子里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污的达朔却照样忙碌，突然听到狗的骚动不安，放下手里的铁抹子和端泥的铲子，快步上前从柴堆上拿下已经放至温热的狗食盆，走出门外，端到朝着虚无的旷野狂吠的狗嘴前。

达朔喂饱了狗以后，回屋用足劲，十分吃力地挪动着一盆泥浆端放在墙角处，弯下腰用手里的铁抹子抹来抹去地搅和，他不停不歇，端起软泥正在填补和修整旧年的房屋屋顶漏雨时冲刷得斑斑驳驳的墙体。

狗在吠叫的同时，拉扯铁链的声音很猛烈。

是狗吃饱了撑的，达朔不为所动。

远远地听到有人喊叫的声音。达朔来到院子径直走出大门，发现狗似乎要把粗壮的铁链险些扯断。在一旁早已瑟瑟发抖的竟是游手好闲的索勒。见到达朔出来解围，脸色煞白地索勒对达朔说：“我是来你们家给你准备搭个帮手，可你们家狗硬不让我进大门，你再慢上几秒钟，狗会挣断铁链，扑向我置我于死地了。”

在达朔对狗的看管下，索勒才走进院子里，而且让灰不溜秋的达朔返身把大门反锁上了这才放心大胆地跟着达朔进屋。

达朔在洗脸架上的脸盆里，一边清洗着手上的泥污，一边

饶有风趣地说：“莫非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了吗，看把你吓的。”

既然提起狗和索勒，以及达朔洗过手的污泥浊水，说来有些离谱，但还得从一对闪亮的耳环说起。虽然银盘不要紧，可那玩意儿毕竟是曲桑梅朵佩戴过的心爱之物。回想那一年藏历年的祈愿法会上，人潮涌动的茫茫人海里，心潮澎湃的曲桑梅朵戴上那双闪亮的耳环和护心镜般银光闪闪的银盘，在人群中每走一步，因难以忍受狗、索勒和嫖客们眼睛里闪现出蓝幽幽的火光，无法顾及自己标新离异的眉目和犹如小孩子受委屈时撅起的肉嘟嘟的嘴唇之余，让那些家伙的身心在虚无缥缈的燃烧中，欲罢不能的麻痹大意下，竟然让曲桑梅朵轻易地从法会上溜走，这究竟能怪谁呢？

后来有几个碎嘴子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曲桑梅朵在牧人歌舞厅。

来到这家歌厅，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血案。达朔固执地认为一定与曲桑梅朵脱不了干系。而且跟索勒有直接关系。

这天深夜几个便衣推搡着索勒来到达朔的家门口，怕狗而叫醒了达朔。达朔喝斥着拉狗过程中，便衣用强光灯照射着达朔的脸问索勒：“这是达朔吗？”回答说是达朔，转而又把强光射向索勒的脸上，直问达朔：“这是你说的索勒吗？”回答说就是。于是索勒被那几个便衣推搡着带走了。

一如从前的老地方，光怪陆离的喷泉音乐，灯池上空喷射着水雾扑朔迷离地向黑夜扩散的氤氲，把灿烂的夜空蒙蔽得一塌糊涂。但还有不大寻常地弹奏曼陀林的弹唱，一架似乎是漏风的管风琴不大可能地演练着曼陀林弹唱的曲目；草原上已经真的拿不出一把像样的龙头琴了。这才一辆红色的吉普车挤满了一车酒鬼，沿着花柳巷两边满是西瓜和水果的摊位，被重压下憋屈的轮胎碾砣一样压榨着满街的果皮纸屑驶向我的寓所。

车子在不断颠簸中，车内的人发出肝肠断裂的“哎哟，哎哟”的吼叫声。惟曲桑梅朵的声音才能引起鬼子溜和松劲的注意。车子依然颠簸行驶，可曲桑梅朵学着电影《教父》中教父的模样和腔调，诙谐地说：“哦，我的孩子们，这是中路在拓宽改造中泥泞的搓板路那一段，不要紧的……”大家满心欢喜地哄笑。

一车人中还有在牧人歌舞厅被人用刀子削掉了三根指头的受害人索勒，有人已经报了案，警察到处找他，幸许逮住，但狡猾的索勒争脱逃逸后又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

门外的大狗几乎不让他们进门。

达朔琢磨着鬼子溜和松劲那么迷恋着曲桑梅朵，可她偏到我家来过夜……他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端详曲桑梅朵的眼目，好看的头发，还有核桃壳一样别致的耳朵和耳根赘肉，再佩戴上那双闪亮的耳环，整个晚上他都把曲桑梅朵几乎镶嵌在自己的失眠的记忆里，早晨睡过了头，门外的狗虽然没有蹬扯铁链，但狗不耐烦而低靡的哼哼哈哈类似呻吟而煞有介事的小动作：见它半张着吊嘴好像急于想说几句人话的样子，叫早起在门口转悠的曲桑梅朵感到费解。

总之，外面都在传说索勒和鬼子溜为了曲桑梅朵，争风吃醋的打斗过程中，不幸失手误伤自个儿。这下好了，鬼子溜搀扶着索勒进屋不久，达朔没给松劲一点面子地把他赶出了宅院，就这样了，这家伙临走时还冷冷地甩给达朔一句“日鬼”，这让达朔只要醒着，任他千百次地努力从自己的听觉记忆里赶走这句话，那简直煞费苦心的骄奢淫逸连带好逸恶劳还要卑鄙无耻的不争气。你们不可能有这方的体验和感受。想想看，一个甘心情愿为一个女人捧场而不幸致残的家伙，犯了治安法规却怀着侥幸心理，被人家抓住，幸免关押而又逃避警察

的严惩，跑我这里来躲藏的涉案嫌疑人，能说出如此阴毒的咒语，对照一下失去了三根指头的肢体缺损，能跟我们正常人相比吗？你还敢给老子装这一肚子气。昨夜幸亏松劲不在场，否则才会让你有更好受的。

达朔心想着这一古脑的晦气事，端着狗食盆去给狗喂食。他在经过院里的水龙头前洗漱的曲桑梅朵时，也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她欠着身子时对自己回顾的视觉冲击，令他久久着迷于曲桑梅朵曲线优美的头部剪影的耳朵部位。他全部的注意力让那叮铛作响中的闪亮的耳环给吸引住了，这原本好奇而随便的观赏，变成了现在似乎是磨磨蹭蹭的偷看而延缓了亟待补充维持生命能量的狗的当务之急，狗很无奈的吠叫声中，吊儿郎当的鬼子溜开着那辆红车把曲桑梅朵接走了。趁着天气尚早，达朔捋起裤脚和衣袖，把昨天剩下的泥水活赶紧完善的同时，他十分好笑地猜想从自家至城里这段林荫路上，这会儿鬼子溜把车停放在路边，拉着佩戴闪亮耳环的美人儿，跑到林子里已经干上了吧……

回想具有口技表演能力的鬼子溜，刚才朝梳头时摇晃着耳环的曲桑梅朵走去时，因满心欢喜而自言自语一般地用嘴按照少先队员打鼓仪仗乐手的鼓点演奏节拍：“绑铛唧唧，绑铛唧唧，绑铛唧唧，荡唧唧唧……”惹得见了他就心烦意乱的曲桑梅朵乐得咧开嘴直笑。达朔难以猜测在那一刻，曲桑梅朵的脑子里是怎么想的呢。女人啊！真是让男人费脑子。

但很快曲桑梅朵撇开了鬼子溜，返身步行着回到达朔家，说是银盘上的珊瑚掉到昨夜睡过的房间里了，确实需要找一下，整个上午不是这儿那儿的瞎找，就是静下来跟达朔搭讪，长期孤独中生活的达朔一下子有了个漂亮女人跟自己说话，心情慢慢地快乐起来，时间也觉得过的很快了。为了表达自己对

曲桑梅朵的心慈手软，动手拈弄人家耳朵上光芒四射的耳环，说“多好看啊”，大气而豁达的曲桑梅朵心照不宣地说：“你喜欢我送给你。”话音刚落就已经摘下耳朵上的那双耳环放入达朔的手里，并且语重心长的说：“有几条人命，其实是坏在我这双耳环上的。”谁都知道那些痴心妄想而带劲的色鬼，把曲桑梅朵的这双耳环视作她体貌特征的关键环节加以攀比、打赌、苦思冥想而勇敢地与人搭讪时认错了人而彼此打斗时绝望地拼杀中丧生的可怜虫就是物证和案例。但这算得了什么呢，人们后来才知道，鬼子溜在表面上已经跟她一刀两断，虽然给自己一个台阶，实际上是巩固念念不忘和执迷不悟。

警察老早就分散蹲守各个路口，其中一个没经过正规渠道混进警察队伍里混饭吃的二流子，歪戴着大檐帽，口口声声地说匹夫长、匹夫短地在那儿瞎嚷嚷。那是拓宽改造中的中轴线主街道和花柳巷的交叉点上。路口广告牌上倾尽所能地绘制着城里尽可能的淫逸和喧闹，让人一眼就能辨别世风日下的真伪之作，藏奸耍滑、藏污纳垢的绝妙用心。且看抓耳挠腮或交头接耳、应付差事的二流子站在这并不显要的位置上，经受风雨侵袭的眼睛，贪婪地盯住经过自己身边的丰乳肥臀的女人。似乎香烟、窥视、怀疑、女人的屁股都是这个警察生活的一部分。可是说到警察，谁都比不为黑恶势力撑腰的朵朵风光而吃得开，他是拉偏架的高手，可女人和狗都尊敬他，连他随地吐痰的姿势和彻头彻尾随意对着市面上脏乱的墙根撒尿的丑态都被他们村子的人仿效得淋漓尽致，同时，已经形成了全村人区别于其他寨子的风俗习惯。

说实在的，桑拿房，按摩女，无任何经济收入来源的赌徒等，承蒙朵朵看得起你而最抠门的消费理念和见不得人的拉帮结派时骂出的脏话。反正达朔不敢忽略，索勒的残废疾患与朵

朵不能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这都是被城里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周末至周一之间发生的事情。

紧接着屠夫世家的松劲从城里自家肉铺的后院里搬走去乡下了。这使鬼子溜因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兴无比，刚好我也不欠他们的人情。

现在不戴耳环的曲桑梅朵，把一头编了许多细碎的小辫拆散成了一头的披肩发，不戴银盘和耳环就很好看吗？如果公牛和牦羊没了犄角，善跑的骏马没配备像样的鞍鞯，那牛羊和马以往的疯劲究竟要讲给谁听呢？况且曲桑梅朵现在已经是一副彻头彻尾的城里人的模样出现在我的面前，这叫我怎么办呢。

这是个酥油蘑菇尚待露出地表的生长过程中，还远没在成形的就能采食的季节。

那个工作不力、办事拖拉、生活作风吊儿郎当的朵朵，现在通过曲桑梅朵有些伤风败俗的迹象中，好像领悟到了一种勾引女人的窍门或者秘诀，甚至比鬼子溜还自信，所以固执地想象着曲桑梅朵真该把那双惹人心慌的耳环，坚决地扔进濒临干涸的多河水不见了才好呢！

大热天的花柳巷新街口，这会儿来往行人和车辆也似乎少了许多，那几个站岗的警察正在逗一只城管用于检索垃圾中易燃易爆物品而训练的小喽啰藏狗。狗很精明且训练有素，在逗乐过程中，往往用肮脏的爪子，恨自己不能跟人一样吸烟和指使他人，干脆别出心裁而笨拙地去拍打人家垂手稍息中不肯丢弃，仍然燃烧着的烟头，有时不小心扑空，弄脏了人家笔挺的衣裤，这能不让人生气地一脚踹出老远而狼狈不堪地惨叫吗？

在牧人歌舞厅，达朔坐在靠窗的桌旁那把弹簧椅子上，撇

下美女曲桑梅朵，自顾自地品尝穿着超短裙的女招待端上来的苦茶，就着一小碟半生不熟的大板瓜籽，正美滋滋地享用。偶尔抬头看一眼墙上一件具有文化传承学思维创新意识的女人人头挂饰浮雕头像作品，那悬空翘起的两耳上垂吊着一双被曲桑梅朵的那双还要带劲的耳环引起了他对曲桑梅朵的很多不满，他那有着人类文化思维意识的牛羊和黑旋风一样的飞马，现在重又在他的脑子里作怪。这时，索勒用绷带吊挂着残缺了手指的手臂，走路的动作和说话的声音一样可笑地走进舞厅找座位坐稳了才发现，刚从舞池里气喘吁吁地走回到达朔身边的曲桑梅朵和对自己见死不救的达朔。达朔看见索勒很不自在的模样，很是风趣地说：“低头不见抬头见，干吗慌里慌张的。”索勒搭讪地说：“那是，那是，……”很快把话题引入关于休闲娱乐以外的话题。

索勒毫无愧疚地接过达朔递过的烟卷，引燃后对自己对面的达朔和曲桑梅朵说他那天跟朵朵串通好了，想探究曲桑梅朵佩戴的耳环是白银还是铂金而主动殷勤地与她搭讪时，跟鬼子溜那小子抬扛，处于玩乐的推搡中，曲桑梅朵推拉自己的那一幕，让鬼子溜起了歹念，这才沦为今天这副模样不说，还触犯了治安条例终被警察逮住罚了款，按理说跟曲桑梅朵有直接关系，尽管自己也替朵朵担待一定的责任，但都是同路人你最起码也得赔付一些医疗营养费吧。一旁显得很高昂的达朔，从皮袍大氅怀里取出曲桑梅朵给自己的那对铂金耳环说：“既然你喜欢这耳环，那就拿去吧，留个纪念，或许今后生活中能用得上……记住，跟人耍心眼，其结果是会落得终生难以愈合的肢体残损的深刻教训！”他在说话的同时，把随身揣在怀里的耳环顺手递给索勒后，心气很高地带着曲桑梅朵，离开了牧人歌舞厅和处在感激涕零状态中的索勒。

俩人步行着走向城外黑天野地里的达朔居住地的路上，突然达朔情绪激昂地说：“多年来我对要饭的、要财物的人，尽我所能地给予和施舍，今天我又照例遭逢，我认为自己蒙受到很大的损失。我经历过很多的磨难，但我从来都是除了亲人的补救，我没有得到过任何人的帮助。

也许我没获取和盈得最后一次，也就是失去了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得道成仙的机会。

评判和掌握这一机会的主裁判在冥冥之中，他会无比遗憾地说：‘你看他，在这混沌而荒谬的色情绯闻和商品世界里终于堕落了，而且在他坚持到最后的关键时期，放弃了能够进入最佳境界的一张入场券。’

虽然已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人，但要饭的面对我淡漠的拒绝，会咬牙切齿地叫嚣：‘那小子终于欠了我一次。’

从父母的怀抱奔向旷达森林的小鸟，整天价疲于戏耍和奔波劳碌；夜幕降临了，别的鸟儿都归巢就寝，唯独小鸟还没有搭建鸟巢，一夜北风寒，原来总是沾沾自喜的小鸟，最终停靠在树枝上，由于孤独无援，它在饥寒交迫的漫漫寒夜中懊悔、惶惑。寒风砭骨的霄寒中，鸟儿总算凑和着挨到天亮。日出江花红胜火。鸟儿心里充满了喜悦之情，并在渐渐出巢的鸟群中，自鸣得意地欢叫着说自己昨夜差点没被冻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所幸还能爬明早起，吃了早餐，照例还得歌之、舞之、足之、蹈之……终于有一天更严酷的寒流侵扰了孤独地傍泊在树芽上的小鸟，从此，清晨群鸟欢鸣中再也听不到那只小鸟几乎卖弄自己一事无成的怪诞和荒谬说唱。

曲桑梅朵认真地听着达朔神侃，俩人相互依偎着走啊走，终于绕过一个山嘴，立刻听到达朔家喂养的那只、比法国的圣伯纳犬还要厉害的应急救生犬，一声紧似一声的狂吠。此时此

刻，曲桑梅朵已经显示出十分胆怯、弱不禁风地把失去了理智的头颅，埋入达朔正狂跳不止、且温暖无比的胸膛。达朔终于坚强勇敢地作了一次深呼吸后，沉静地说：“到了，快回家了……”

2006年6月9日写于羚城